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卷九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 補正

燕 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長西而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 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 衍李兌一字 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兌者通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

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兊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兊二字誤羙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辯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兊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為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子噲之後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代屬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也

蘇秦在燕李兊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正曰史年表燕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説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趙正曰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

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正曰滑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南有呼沲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沲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良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幷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燕東南雁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辭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躡正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數千里

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南近齊趙強國補曰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

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

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

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十年正曰史二十八年

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

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隠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録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士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耳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天雄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内而霸正曰齊伐宋章蘇代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為紫其賈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

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

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曰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詩註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

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燕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庇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楚行字補曰此正以燕楚相遠言之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

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　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

云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答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衍之字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

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 易王子元年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

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强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伐之怨正曰說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本簡牒之薄者甲用革為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馬注言能陷堅札側滑反妻自組甲絣絣綿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纂組註組今綬絲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絣悲萌反絖因莊子洴澼絖之文生義不知

攸字與此不同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正曰二年字必誤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强故

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曰自恃其强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
稸亦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曰秦為齊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
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
補曰姚本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比時未舉也而下十
二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棄齊宣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已蓋在滅
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曰吾聞

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補曰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以下說見秦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齊州以西也河北謂滄景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

王曰吾終以子補補曰一本有子字姚同受命於天矣曰內冦不與冦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誅敵齊臣自投其內謂治於內補曰為燕間齊投其內也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為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髠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顧反視補曰還當音旋義同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補曰疑賈費字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衍字補曰一本無姚同之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喻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正曰獻此以為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使一子質齊正曰鮑因此指為王噲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燕王許諾

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之為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補曰姚本無者字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職也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讋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不得援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强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若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趙也而不

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名卑者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猝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出士以可也

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北攻姚同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畧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

丘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自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當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主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

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

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並同宣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衍字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諎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補曰姚本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

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正曰何以知即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伐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成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並

去聲

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元作恐補曰姚本作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者可知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公補曰當作太史有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蔵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若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持持補曰史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

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晉子補曰名平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王元作王襄子也王正曰魏策稱襄子謂襄王即此類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補曰勾注見趙策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枓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科斗音同索隱旨云斗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斟注也補曰即酒酣樂中請進熱歠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句正曰索隱云熱而啜之是羹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汚補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正義云反斗倒柄擊也其姊

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種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郄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

字姚同

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正曰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

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為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横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宫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正曰無考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他

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隣國爲壑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爲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一本此有以字姚同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罪反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有少字姚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屈己而事之屈枉也正曰屈

也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已趨是姚同馮几據杖也馮據眄視指使則廝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正曰恣睢暴戾也後荀或傳註暴怒貌睢香萃反唐史音雖跳籍叱咄呴呵籍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正曰呴呼俱呼具二反咄都活反下言叱咄上有呴字為復跳籍義亦不類當是呴籍見韓策釋為跳躍此謂跳躍跳籍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

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也正曰楚世家涓人見國語韋昭云今之中涓漢書顏注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

無記之

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趣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興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

未可即以為三代之人大史公固為疎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鶡冠子博選篇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

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舉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廁也當作井匽路廁補曰周禮宮人為井匽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廁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齊民隣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

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秦

萬乘助齊補曰史作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隣也宋破則此地殘補曰此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强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數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從使齊主盟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

挾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

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革履也當作蹝正曰躧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不正納履也引漢志邯鄲女跕躧字與蹝屣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

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正曰心痛如刺然補曰然字句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噲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

之今在宋也正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多誤如樂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有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卿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

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多窮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

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悗也昔者楚取章武
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
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正曰此句未詳恐註非則
諸侯不為別駕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
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
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
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

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說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不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

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補曰此宜有主事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也躓路於是且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

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沇州謂欺曰訑補曰訑徒案反或作誕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獘而不售獘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獘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訑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正曰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使過之說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為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正曰說見趙策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

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名蜀子齊將正曰無考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令齊王謀適取秦以謀趙者適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正曰按此策下文所云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勸之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已請齊正曰無據史引韓為謂代舉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曰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補曰持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正曰一本公玉按字書三畫中近上者于方反三畫勻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鈌誤]命說[奉陽名正曰說即兌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

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令不合燕令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正曰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齊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知無厲（補曰無害也）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正曰賢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之並處）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衍王字）王（補曰衍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正曰言齊因是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

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死逃榮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補曰厲史音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為臣患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節與秦策范雎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已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

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理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一本此有為字不若逃而去之許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為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勁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補正曰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為之不累燕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予相予謂讙正曰予謂代又不予卿也補曰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予亦為蘇

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怨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怨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也欲猶須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元作伯伯正曰古字通古今人如柏虎柏益伯樂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正曰即儀至楚之事白圭

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戴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湣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補曰士上恐有缺字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

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彪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恥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趙正曰魏曰得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

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元作聞間猶頃也聞補曰當作間正曰間去聲致隙曰間間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正曰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令人代令之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

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 別用他將 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 振救也 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 晉之下地 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

及狸（燕地也趙悼襄元年攻燕取狸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斬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

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譖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鄮鄮補曰鄮當作貿互易也字增邑訛臣貿猶賣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卵鄮正曰一本卵作卯姚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卵猶言累卵卵謂已處危也上文恐

多重字也重猶難也留謂處於齊為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刌刌者也姚同龍龕手鑑刌古刌字愚謂即刌字也刌刌者斬斷果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由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其補曰當作期字通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曰以齊為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衍王字王正曰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疑王即不字之訛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

齊以成燕之謀正曰見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行齊北近燕其兵以北兵伐他國令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二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不泄燕之謀補曰一本犬馬駿姚同字書無駿字恐即賤令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姚本王苟欲用之無中間五字文義為勝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同見鄒忌說琴補曰魏世家如耳云以秦醳衛張儀傳醳之索隱云古釋字專元作剸剸補曰專字訛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功成矣猶不能無此患況他人

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强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七八九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

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曰汶汶眉貧反即岷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矣西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而下姚同四日而至五渚史註在洞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正曰射隼見易解卦正義云隼

今之鶡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正曰索隱云繇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原當爲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

絶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太原絶正義以巻為絶據此下軹元作枳補曰姚枳本我下按枳道即河内地軹枳字通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註引此正曰南陽即修武封封陵杜預云在蒲州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索隱云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註紀年曰敖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齊陽黄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黄濟陽大事記作黄齊陽說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

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鳥詘也）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也（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石（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註石字三本同作君）

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黽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註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至補曰索隱云當作質公子延秦子正曰魏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曰謂連兵相屬也行胡卽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

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讁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蟰姚註云錢本添入蜚字毋不能知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崖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

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穎韓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穎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冀註補曰岸門之戰赧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缺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

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横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狐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

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是而無元作先先補曰上疑有缺文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作予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正曰此書乘承通後昌國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

魏而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昨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也蠯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喙箝籋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謗語謗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兩作兩兩謂鬭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鷸知將兩兩即解去爾　一本猶作相字通鷸音聿亦有衍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

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城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補曰毅傳唯莒即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即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刼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史趙

封毅為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齊田單詐騎刦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豕正曰說見上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亡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刦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同故名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即郄隙不合也郄遂捐燕而歸趙將

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彼章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

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假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燕故大事記附見於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于賓客之中而立之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補曰一本作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補曰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姚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

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補曰此數語敘罪狀也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乎歷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正曰歷史作磿周禮遂師抱磿音歷又史表磿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歷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古鼎今註本無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旂幟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正曰

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非此之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移植於汶上之竹田索隱云亦然按昉集古今文以發書為首有策問云夷門之植植為燕其說用發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句法正同補曰一本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為慊于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墜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

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

及至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

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

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吴王遠迹至

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

為其形以斂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為鴟夷榼形故吴王夫差

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

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史不化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正曰離罹通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補曰正義曰不説已長而談彼短）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補曰一本無乎字蓋衍）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

止侵畧寛賦歛除暴令修舊政求逸民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　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　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湣王死人心之怒已解恐三國分功故急遣之以燕之力亦止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蓋力不能爾毅在當時亦恣意虜掠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　愚謂樂毅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然微以毅之自言蓋誣矣陳氏首以止侵掠為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為能用之乎雖有寛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掩其

罪也故愚著朱子說并記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殺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世

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補曰姚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補曰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毅子補曰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云閒紀閒反）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以二十萬攻代

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記元年有正曰史在王喜四年餘說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掩蓋之王喜所自謙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訛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元作恐恐補曰字有誤一本心所姚同望之令君厚受任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

之正曰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有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如字室不猶字姚同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

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補曰修字必有誤議不

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踈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待之以不善之心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閒量我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愎諫伐趙其於閒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

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絶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屈曲天下之偉文也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咎懲創之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間答書而末云間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説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皇

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兹）兹（補曰恐燕字訛）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補曰一本並作鄒姚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防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

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兼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補曰一本鞫作鞠下同索隱云音麴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

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此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補曰姚本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以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惛惛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補曰一本其智深其勇沉史姚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曰字）曰願圖國事於先

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郤行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行願不令太子所圖有闕字願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出姚本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俛即俯字漢書鼂錯傳俛仰韓信俛出東方朔俛啄顏註即俯）僂行見荊軻（僂致敬貌禮一命而僂）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踈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一本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悦

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為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

者失辭或諸侯驕子亦僭稱孤也又劉向曰燕王真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作牢天下之王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下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有破字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惟姚同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畧經畧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衍字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别録云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

不忍以巳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
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
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
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補曰一本為之）
（柰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召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揕刺也知鴆反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

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見前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正曰淬焠通取內反說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鍔而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鑒匕首為淬鑒古電反

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也）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牾（元作悟）悟（正曰悟忤通姚作忤說見魏策）視（悟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疏軷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祭送者餞之飲畢乘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補曰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忼慷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慷慨羽聲怒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後語蒙類註云蒙恬弟也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拒大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正曰大事記相如奉璧入秦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

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儀為釋愚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皇及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陛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摻其室摻把持也與摻同晉人多用扣室劍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逐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提擿也補

曰且即于反提提姪帝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註字也擿補曰姚本無提字二字即上湛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曰箕補曰既斷左股何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

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

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刼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

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特匕首之所可恃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滿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亡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惟軻於此則無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得良非獨免倂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吕政如寘中免何敗獲之有繇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當矣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

戰國策校注卷九

戰國策校注卷十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吴師道 補正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補曰史年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欒汲塚師春作𧃍頭曼兜欒音讀固相混若𧃍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黄伯思考辨秘閣古器有宋公𧃍餗鼎與汲塜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謾記於此

公輸般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般之號也他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為楚設機

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雲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舍補曰此句高注下有重繭累胝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趼字吉典反增韻謂足胝起如繭胝音支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𤯔云人𤯔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𤯔如臣字作恧𤯔即人也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上入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於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正曰當缺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雕飾者正曰文作之車高注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豎使之衣補曰一本短褐姚本注短一作裋韓公考異云裋褐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裋字董彥遠洪李善皆辨古無裋褐字按裋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裋史士不得短褐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裋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純衣短褐而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癖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

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正曰爾雅翼鮒鱝也今作鯽）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大小凡五正曰高注皆大木也補曰楩楠豫章書注楩梓一本楠作枏章作樟姚同楠即枏）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元作惡）惡（補曰疑字誤）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因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疾馬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補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

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冦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史云墨翟宋之大夫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索隱云按別録墨翟書有文子文子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作七十子後愚按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卒景公以元王七年卒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子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云楊墨之説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説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襄正曰惠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武靈正曰成侯）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梁高註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註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矣）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補曰姚本註臣字曾本自此至卷尾皆作患）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

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亦說曰姚同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僵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宋卿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於是云云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曰君日長矣君宋

君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正曰皆無考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衒鬻之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聽其講以明宋之賣元作資補曰一本作賣姚同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已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別成齊宣同時知非閔時正曰此必非景公時

剔成 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正曰桓公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為狂而史記作辟公辟公名辟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弑立怨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者亦皆剔成也正曰此章時不可考缺之可也鮑妄為

傳會至謂孟子所稱皆剔成孟子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君偃　辟公子剔成君弟弑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正曰按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敗奔齊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　衍康字下同　康王之時　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　有雀生𪄿　集韻音欺今江東呼鵂鶹為鵋鵙正曰此與爾雅鵅鵋鵙註同文鵅音格鵋音忌鵙音欺按史記好射鵙鵰鵙小鵰也音欺愚按策文云小而生巨以雀生鵰言可也云見祥而不祥𪃿鶹非祥也黄公紹韻會𪄿鵙並為一字音期者非新序作𪆵所載比策文為詳今通鑑作𪄿　於城之陬　陬隅也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　蓋言遜也補曰高註太史

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註在沛國公丘縣補曰大事記云杜氏世族譜滕為齊滅觀孟子所載滕定公文公則杜說誤策所記是也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曰補曰疑曰字誤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補曰史王偃盛血以革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脛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也正曰無稽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表云死於溫溫魏地新

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元高註云禍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　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恃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下段亦同愚按宋殷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北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

靈公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丁卯正曰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補曰癰疽瘍醫彌子瑕補曰靈公幸臣其妻

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衛人 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訛然彼以癰疽爲雍鉏則誤也 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忽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補曰煬餘亮反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炊也蓋炊而向竈者 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

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元在趙策正曰宜從舊說見趙策

悼公 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註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史作黔二字並其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復入八年悼公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黚攻出公子自立悼公五年卒

犀首 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為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晉始為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者其為姓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黃 補曰舊註黃國名按策言黃不一處此未詳

過衛使人謂衛君 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補

曰左傳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杜註子南之子公孫彌牟彌牟與褚師比等逐公越臯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黄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補曰組屢見前緄古本反說文帶也詩緄縢傳繩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註黄金三百鎰以遺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黄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黄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之臣惡臨議其

事（議謂譖短之）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言不營為）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甚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騊駼也）四百璧一（補曰一本白璧姚同）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也字姚同）而大國致之

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算補曰大事記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藍臺之宴云還自衛姑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　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　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曰年表世家拔魏蒲坂蒲坂在河東非衛地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

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　賴猶利

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　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

衛必折於魏　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亡西河之外　秦惠六年正曰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地後二年魏入上郡於秦而河西濵洛之

地失而弗能（補曰一本有復字姚同）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害補曰一本作善姚同）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二百鎰（元並作溢）溢（補曰鎰通）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

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為號補曰高註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衷正曰無考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入正曰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博補曰字當作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補曰姚註讀作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開道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即廊見秦策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

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猾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註竊以為不然有罪而逃何以知其賢此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靡忙皮反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莊子註以鐵鎖相連繫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

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亦贖也羣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敎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補曰三百或言家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歟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補曰韓非子有畧同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一如其敎君必

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 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補曰食高麗疑人名 所用者緤錯挐薄也 二臣名 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 補曰子謂君以下令赦之以說君也上言死則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 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 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正曰高註公孫氏謂嗣君也商君前見秦策 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 補 期 嗣君子 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之

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貶矣蓋諫者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正曰鮑誤釋胥靡之事遂以衛君為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猶愈於迷復者也補曰緤先結反挐女居反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惜言愛也拊尤愛之正曰高拊擊也車兩傍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兩服馬受勞笞也鮑以為借馬故曰愛者非是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

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凡九章

中山漢屬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云中山故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太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北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名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識時勢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其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猶國之法也補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為獨怒中山況偃之稱王又在慎靚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

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名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為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各僭稱王若今歲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已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衍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一年始云王名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

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

（正曰高注待中山小故後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為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

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羞與為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主中山齊志也今為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註齊不欲與之

同王則與如字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糜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五正曰一本下三處作四姚同疑此或有誤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之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毅則誤矣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補曰一本好位姚同註曾作倍）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闕）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

（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王發重使之王指齊王）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補曰隘當讀作阸）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苟舉趾與即佐王之王指中山）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

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説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聽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

也雖其用智有捭闔風氣而術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正曰捭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本喜作憙後同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補曰恐缺曰字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

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臏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註屬近也正曰詩耳屬于垣史記注屬猶注也言趙使屬耳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

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爲取使取請爲使也正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者多爲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正曰此章以爲語趙使下章以爲司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爲之爲去聲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補曰一本子民姚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

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力正曰盡力言之言不能

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絶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准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正曰准鼻頭頞額也見孟子蹙頞註蔡澤傳蹙齃索隱云鼻蹙眉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

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補曰司馬喜紲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者卻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補曰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

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補曰韓非子有末云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此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下民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桀驁之志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窺見其所大欲故

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悖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也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淫亂因無別焉其主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戰國策校注卷十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序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横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

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此數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

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顔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輙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

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癈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

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其後字多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右十一月十六日書

閣本戰國策孫元忠

孫元忠劉元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以上皆依姚本）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一卷漢京兆

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為疏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

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恶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恶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别有所見耶孫𦾔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

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註於旁辯欒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必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

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人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頃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

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夘實同

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録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末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刋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刋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

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悳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地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悳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説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

異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　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　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　馬犯謂周君　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癒字　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芊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聳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　玉篇一事驥仰而噴鼓鼻也　太平御覽二事涸若耶以取銅破悉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志　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　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攣跛之名　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　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為人勇鷙而好士　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

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屬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弟歎息而已其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
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
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
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横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
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即簡為名也
劉知幾史通云從横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
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山合十

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要删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餘年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于時惟後語存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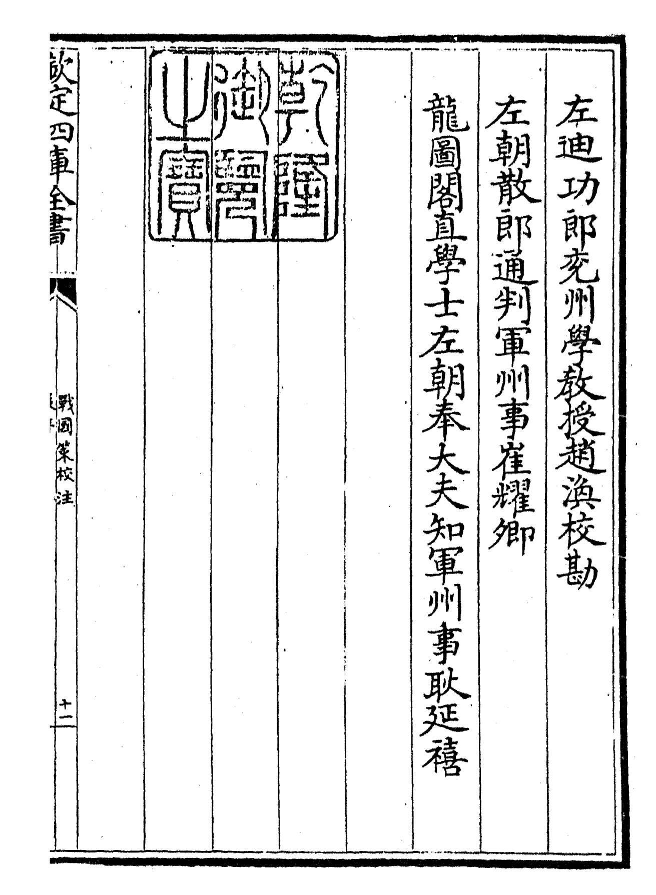
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文王之繼周終至二世之滅合三十卷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刋書以是為首云紹興四年十月晦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



左廸功郎兖州學教授趙渙校勘

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耀卿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禧

戰國策校注